

副刊 Literature 文學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受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投稿請至tk1902617@hotmail.com

芒果的味道

名家



朵拉

住在北方的她要吃芒果不難，這本是北部的農產品。她喜歡吃芒果。城裏最近開了家甜品店，主打就是芒果。芒果西米露、芒果慕絲蛋糕、芒果流心、芒果雪花冰、芒果雪糕、芒果糯米卷等等，她最愛是楊枝金露。第一次點楊枝金露是在香港機場。那碗甜品是芒果、柚子再加芒果汁及椰汁調配而成，芒果顆粒和柚子顆粒一起吃，入口嫩滑的芒果，清脆並帶汁的柚子，微酸和香甜，兩種味道匯合得正好。兩個不同的人，可以很好地相處，一碗香甜的楊枝金露也許就是很貼切的比喻。細咀慢嚼，她吃東西一向慢，尤其甜品，完全是在品味而非吃飽。可是，他三幾口就把一碗楊枝金露吃光了。剛認識的時候，一起吃飯，她看着，沒說，多次吃飯之後她就提醒他，你吃東西太快了。只有一次的生命，生命的一切便都值得細細品味。她一直在尋找，找一個可以明白細

緻緩慢讓生活益發豐富，日子有更多層次的人。儘管她很同情那些隨便過日子，粗糙過生活的人，但要和這樣的人在一起的話，她寧願孤獨。本來寂寞早就成為她的好朋友，習慣以後，也就不在乎，一直到遇到他。他並不知道她喜歡吃芒果，機緣巧合，正如他們的相遇。沒刻意布局，他們在聊起來以後才曉得，兩個人身邊本來就有很多互相認識的朋友，一次次的錯身而過，最終還是碰上了。他到北部出差，買了芒果，帶回南部，隔日到更北的城市去看她，帶了一個芒果去。「那麼大的芒果?!」她驚呼，作了鼓掌的姿態。「沒見過呢!」切芒果的時候，她手式溫柔而徐緩。想着他從北方買了，帶回南部，又特地從南部帶到更北的北方，送她。距離不是問題，重量也不是問題，感動的是他為她帶來帶去。「我吃過，很好吃，就帶一個給你。」這是他說話的習慣，雲淡風輕，聽起來變成是簡單小事，似

乎並非蓄意的安排。切了三分之一，已經滿滿一盤。那麼大的芒果，他刻意搭飛機帶過來的，一想，滿心感動和喜悅。把水果當正餐不是首次，但把芒果當飯卻是第一次。她邊吃，邊想念在機上要回去南部的他。想起剛認識的時候。不能怪手機微信，但實在太方便，根本不需要見面，一來一往的，因為距離有點遠，面對着的又是機器，便以為沒有關係，傾訴心事時少了戒心，等到發現說得太多，突然變成比常時見面的朋友還更熟悉和了解。他便知道她喜歡芒果。從北方帶了芒果南部的家，再從南部把芒果帶到北方送她。她知道為什麼，當然他也知道。他沒有說，她也沒有說。「好吃嗎?」電話裏他問。這電話表示他飛抵南部了。「好吃。」芒果的味道很甜，但無論多麼甜的芒果，吃到最後，總會微微帶點酸。就算吃楊枝金露時，

人人都覺得太甜，可是，真正細品，她仍吃出一絲酸味。回想起愛情這回事，就想到芒果，真是很好的比喻。一想到他不嫌麻煩，這麼遠把這麼大的芒果帶來帶去，她的心，也變成芒果的味道。慢慢地吃着芒果，細細地品着芒果的味道，芒果吃完以後，她的眼淚流了下來。

朵拉，原名林月綠，馬來西亞著名華文女作家、畫家



小貓·楊朔

陶萌萌

我們家是一九五四年搬到趙堂子胡同的。很快家裏便來了一隻花貓，叫做花花，是一隻短腿的母貓。後來它每年都生一窩小貓。多數是三隻，它的小寶貝們個個都很優秀，都很爭氣，北京不少作家家裏都有它的後代。我也因此成了作家楊朔家的常客。

幾年後，我已經是二年級的小學生了，春天，花花照例又生出一窩小貓，我們姐弟三人便各自挑一隻屬於自己的寶物，我挑選的是一隻小黃貓，另外一隻黑黃花的和一隻黑白花的分別屬於兩個弟弟。每天一放學，我就會跑到西屋堂裏看小貓，我抱起我的小黃貓，嘶嘶地吸氣，啾啾地疼它……幾個月後，小貓兒們漸漸長大了，就在某個短短的幾天裏，小貓貓們一下子都不見了，問，才知道是大人不由分說把它們送人了，在我頑強地追問下，我知道我的小黃貓到了楊朔叔叔家裏。

爸爸跟楊朔叔叔是好朋友，爸爸去他們家聊天，有時候會帶着我。爸爸還要我給他帶過文件，因為我上學時，從趙堂子胡同的家到史家胡同小學，正好經過祿米倉大街楊朔叔叔的家，我認得他的家門。於是每天放學以後，我從史家胡同東口拐進南小街以後，就會過馬路，一直朝祿米倉大街走去。楊朔叔叔家的大門在路南，進門往西拐，長方形的小院不大，我一進去誰也不理，貓着腰四處找我的小黃貓，我咪咪嗚嗚的叫聲引來楊朔叔叔好奇，他從北屋的書房走出來，在台階上很客氣地跟我笑着點頭，他認得我是誰家閨女，可是我實在沒興趣跟他說話，我心裏渴望見到我的小貓貓。楊朔叔叔笑着指指西邊的房子，我於是朝那裏咪咪嗚嗚一陣亂叫，小黃貓出來了，高興地圍着我，我抱起它，它舔我……我們便一起高高興興地玩起來……直到天色漸晚，我想起我該回家了，於是離開小院。這一兩個鐘頭時間裏，我完全忘記了楊朔叔叔。走的時候，我沒有到北屋去跟楊朔叔叔說再見，因為我來這裏是看小黃貓的，我已經跟它說再見了。

後來，我也經常旁若無人地走進楊朔叔叔的家，逕直去找我的小黃貓。我知道，北屋的紗窗後面，楊朔叔叔一定知道我來了，但他不再客氣地專門出來跟我打照面——他可能會搖頭輕笑，哈哈這孩子!

是啊，在一個孩子心目中，大散文家的分量怎能跟心愛的貓寶寶相比。後來，三面紅旗了，大躍進了，大煉鋼鐵了，我也加入了先鋒隊，放學以後，我要去撿玻璃瓶拾廢鐵打着蠅捉麻雀……慢慢的，就把看貓貓的事業荒廢了。

後來我在課本上讀到楊朔叔叔的散文，知道他是中國著名的散文家，他一生沒有結婚，他喜歡貓，一生與貓相伴。一九六八年夏天，他在「文革」中含冤去世，他死得離奇……

爸爸在廣州得知這個消息後非常難受，一個男人表情扭曲，欲哭無淚，令人動容；而在那一瞬間，我竟想起了小黃貓……

陶萌萌，香港資深傳媒人

月色 (外一首)

馬覺

馬覺，原名曹殷，香港著名詩人

蚌殼

無有激昂 不再婉約? 月下伊人一笑 便像斷線風箏遠去了 趁清夜未死 野火明滅伸入夢起伏 繼續起飛 醉後是大寒夜 寒夜背後 總成遺憾 猶是激情流竄 庭園仰望 星聚成河 山水飛逝 猶是激情的白蓮 唱出的是芳草碧連天 岸唱星唱 一閃閃 不滅 夢裏雪原 猶念野外熊能篝火 黑中之白諸天移 忘情一笑 殼內有您不滅的焚燃

永生之蓮

——舞台劇《孽子》觀後記

連瑣

幕啓。一片陰冷荒涼幽森，一群青年同志，肢體扭曲纏繞，神情悚慄徬徨，彷彿無法掙脫命運的符咒。倏地，沉痛激昂的合誦念白如響雷炸裂——在我們的王國裏，只有黑夜，沒有白天。天一亮，我們的王國便隱形起來了，因為這是一個極不合法的國度；我們沒有政府，沒有憲法，不被承認，不受尊重，我們有的只是一群烏合之眾的國民。在我們這個王國裏，我們沒有尊卑，沒有貴賤，不分老少，不分強弱。我們共同有的，是一具具被慾望焚煉得痛不可擋的軀體。一顆顆寂寞得發瘋發狂的心。這一顆顆寂寞得發瘋發狂的心，到了午夜，如同一群衝破了牢籠的猛獸，張牙舞爪，開始四處猖獗的獵殺起來。在那團昏紅的月亮引照下，我們如同一群夢遊症的患者，一個踏着一個的影子，開始狂熱的追逐，繞着那蓮花池，無休無止，輪迴下去，追逐我們那個巨大無



比充滿了愛與慾的夢魘。慾望，沉淪，永劫不復。舞台劇《孽子》似乎這麼定下調子。一道無法破解的咒語，在整個演出中重複念誦。青春鳥被逐出家園，被社會拒斥，流離失所——你們以為外面的世界很大麼?有一天，總有那麼一天，你們仍舊會乖乖的飛回到咱們自己這個老窩裏來。飄蓬無依的青春鳥，在更深夜寂時，流落聚集於新公園這個「老窩」。只有池塘中清幽恬適的蓮花，從不嫌棄這群青春鳥。白先勇長篇小說《孽子》一九八二年出版，一九八六年拍成電影，二〇〇三年改編成電視連續劇，二〇一四年再改編成舞台劇上演。電視劇和舞台劇導演同為曹瑞原。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四日，白先勇把《孽子》舞台劇錄像帶來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學邵逸夫堂放映。白先勇說，文學表現人性和人情，凡是反映人性和人情的內容題材，都可以自由寫作，同性戀自然也含括在內。他堅守信念，真誠寫作，道出真實的內心感受。寫《孽子》時，台灣社會還比較保守閉塞，他沒有顧慮社會禁忌。這番話，直說到底，教人臉紅心跳。原來，也認定《孽子》是同志主題的作品，並不是自己關心所在。《孽子》這部作品突破了同志小說的範疇，細膩刻畫家庭倫理，十分突出。家園破碎，父子或夫妻，都被一道家門牢牢割開，各自泣血連如。傅老爺，懷着無法彌補的心靈創痛。唯一的骨血品學兼優，前程無限，卻在軍隊裏當場被發現傷風敗俗的情事。兒子請求父親讓自己回家，沒有獲得允許，最終走上了絕路。從此，傅老爺一

心一意照顧流離失所的徬徨鳥。阿青，就這般來到傅老爺身邊，照顧他起居生活。龍子怨恨父親至死拒不見己一面，也是傅老爺，警龍子，龍父內心創痛巨深，卻不忍見兒子。阿青的父母，是一對老夫少妻，落腳台灣的外省老兵娶了台灣年輕女子。老夫拙於表達情感，少妻終於不顧一切拋家棄子，和情人遠走高飛。最後青母罹患惡疾，慘遭無情拋棄，精神失常，只有阿青去看望母親。青母叮嚀阿青要把自己的骨灰送回青父家安厝。家園一旦破碎，就無法彌補，但是，破碎的家園，仍然是家庭成員的支點。青父含恨接納青母骨灰，並且心痛苦萬分地惦掛被排拒家門外的兒子。家人的互相體諒包容，超乎尋常，非旁人可及。不限於描繪青春鳥的徬徨和追求，這部作品讓我們理解每個人都渴求家園——實際和精神的歸屬。不止於此，它更教人恍然，慾望和沉淪，與每個生命都是那麼接近。實際上，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有一些神秘、難以啟齒的渴求。人生的慾望，烈火般燃燒，其極致似乎必定推向死亡。阿鳳，天生是一則神話，狂野不羈，熱情奔放，其情感的極致，不能專屬拘束於龍子一人。正如龍子用情的極致，不惜殺害自己般殺害了阿鳳。這部作品滿紙死亡氣息。阿鳳以外，還有青母、傅老爺兒子，以及傅老爺的死亡。慾望，走向痛苦或死亡以外，有沒有贖贖的可能呢?

阿鳳的鮮血，淌在蓮花池中。青春鳥給傅老爺送終，每人手上都虔誠地執着蓮花。青春鳥的徬徨起舞，圍繞蓮花池畔。

蓮花香遠益清，出淤泥而不染，中國人視之為「花之君子」。《中阿含經》裏，釋迦牟尼佛說：「以此人心不生惡欲惡見而住，猶如青蓮花，紅、赤、白蓮花，水生水長，出水上，不着水。」蓮花象徵了由煩惱而至清淨、覺悟的境界。那麼，《孽子》隱含了超越或滌淨慾望的旨意麼?為什麼白先勇僅僅簡括指出——蓮花，代表了情之永生。西方極樂世界的七寶池中，盛開着大如車輪的蓮花。青蓮、黃蓮、赤蓮、白蓮，各自綻放出青、黃、赤、白不同的永生光彩。在民間歌謠裏，蓮，諧音憐。憐憫，同情，讓人們相通相知，互相接近，在淒淒苦痛的人生中，感受一絲絲溫暖，在沉沉疾痛慘怛的底色裏，着上一星星光彩。

說到底，白先勇始終勇敢地擁抱人生。職是之故，看白先勇沉痛沉重的作品，卻仍然打從心底生出希望和勇氣。救贖的可能或清淨開悟，似非要旨所在。白先勇對各種表演形式瞭然於胸。舞台幕啓，原汁原味的小說文字片段合誦，儼然給演出注入文學氣息。電視連續劇必須易於觀眾理解，表現手法寫實，而舞台劇在表現精神和象徵意義方面，比較接近小說。淒美感傷的「龍鳳戀」，猶如神話。白先勇刻意不讓阿鳳有半句對白，好讓觀眾有更大的想像空間。舞台上，二疋紫紅綢帶如瀑布從空中一瀉而下。阿鳳方從綢帶頂端滑落，旋即又從底處翻騰而上。輕靈飄逸的舞蹈，充分展露野性不馴。綿柔的綢緞，既象徵情感的纏綿綿結，又暗示了情感的羈絆束縛。阿鳳的舞蹈破空而來，的確是神來之筆。

《孽子》舞台劇三小時零十五分，《孽子》——從小說到舞台演講約一個半小時，教人如痴如醉。情與美，似永生之蓮。

連瑣，畢業於台灣大學中文系，現為香港某報刊資深編輯

塔松

姚船

彷彿吮吸了天地精華，它四季常綠；也許是山嶽巒巒縮影，它筆直堅挺。幾棵塔松，泰然聳立在後園草地。

一條小徑，伸向藍天。枝杈有序向外輻射。細碎的小葉，密密麻麻圍成一節節小棒，附在枝條上。一層層，一疊疊，從長到短，最後形成一個尖頂。似微微張開的傘，更像一座穩穩當當的塔。

春來了。塔松盡情沐浴輕風細雨，讓春的乳汁灌滿粗壯的枝幹。霧氣朦朧，若隱若現。它奮力撕破這迷惘的束縛，迎來金色陽光。

夏來了。它不與百花爭艷鬥麗，看腳下那些五顏六色的花兒，攀爬上藤的藤，毫不動容。依然渾身素色，願做大自然觀景。

秋來了。它的葉子不乾枯脫離，不隨風起舞飄盪。從容不迫，像在默默審視人間萬物風雲。

等寒冬來襲，它更傲然挺立。任冰雪壓頂，狂風怒吼，絕不畏懼。一身綠裝，在皚皚白雪中呈現一片春的暖意。

後園的塔松，正對房子玻璃門窗，讓我的眼睛天天親近，讓我的心靈時時回響。它，多像我故土的山，巍然屹立在遼闊神州，頂天立地；又像我故鄉的人，堅強樸實的炎黃子孫，恆久長青。塔松啊，永葆本色，永遠的春!



姚船，1980年移居加拿大，作品散見於美加和中港台等地報章雜誌，曾任多倫多華人作家協會會長